

幽冥問答錄白話註解 節錄

黎澍口述／林勳襄手錄 · 佛陀教育網路學院學生 白話譯

幽冥問答錄白話註解 序

人的命運，與因果報應有密切的關係。所謂「萬般將不去，唯有業隨身」，雖然命運隨著善惡報應而流轉，但並非無法改變。有人積功累德，命運由壞轉好；反之如不知惜福，終日聽天由命，甚而造業害人，待惡道現前，悔之晚矣。

《幽冥問答錄》乃民初法界聞人黎澍先生事跡，自言曾任冥司判官多年，地方大哲編錄先生所言成書，寓勸善懲惡之意，於世道人心大有裨益。冥司重賞善罰惡，在世為惡，除受陽法科刑，死後尚須接受陰律審判，依功過而有不同的賞罰。

因果報應，年輕人每斥為迷信，到了晚年，因見多識廣才有所體悟。所謂「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」，絕對真實不虛，奉勸世人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」，則善果可期。

華藏淨宗學會同修，將此書翻成白話加上註解印製流通，方便大眾閱讀，即在倡因果之正說，揚我佛慈悲度人之旨，末學草此數語以為序，唯望世人勿以荒誕、無稽視之，是為幸甚。

公元二〇〇七年七月 末學悟道于台北華藏

問：人的善惡，鬼神怎麼能知道看到，並且完整紀錄呢？

答：鬼神能看見無形的東西，聽到沒有聲音的事情，人在世上的種種思想行為，鬼神都知道看到，毫無遺漏的記錄下來。另外鬼神亦能看人頭頂上紅黃白黑等光，而知道他的行為思想是善或是惡。

問：犯罪的鬼也有狡辯的嗎？

答：非常多，犯罪的鬼對所犯的罪惡也必定極力狡辯，等出示真實的證據，才無話可說，低頭認罪。我曾經審過一個鬼，他作惡多端，生前表面修善，暗裡造惡，對所犯的罪，極力否認。我看他的罪堆積如山，證據確鑿，想立即判刑，沒想到他忽然誦《金剛經》，左右陪審的人看到他頭上現出紅光，馬上請我停止審判。我懷疑他們受賄徇私，仍然準備判刑，可是那個鬼不斷的誦經，左右緊急請我肅立。我說：「我身為庭長，怎能向罪犯肅立？」左右說：「不是這個意思，這個鬼頭上現出佛光，審判他就會褻瀆不敬，不如停審。」我當時看他們垂手肅立，非常恭敬的樣子，於是問說：「此案如何辦理？」回說：「不如判他投生人胎幾次，等他不能再憶念《金剛經》時，再來判他的罪。」我說：「讓他投生人胎，那不

就便宜了他。而且投胎數次，那受報就要在幾百年以後，豈不延誤審判？」左右說：「讓他投生為一出生馬上死的胎兒，幾年就已經數世了。因為他造業有造業的果報，誦經也有誦經的功德，二者都不能湮沒，將來分別受報，絲毫不會差錯。」我於是同意了。

問：陰間的刑罰分多少種？

答：陰間刑罰種類非常多，比人間殘忍嚴酷百倍，以現代人來看，一定認為是殘酷的刑罰。如果以我的經歷來說，人類寧可在世間受刑，千萬不要到陰間受刑。人間受刑，受完了就結束，陰間受刑後還要再受，譬如在人間殺了十個人，處死後罪就沒有了，陰間則必須用刑十次，刑滿後再判他轉生十世，十世都被人殺死；至於鋸解、確磨、刀山、油鍋等刑罰，全都真有，造惡的果報就是這樣可怕。

問：陰間最敬重的是哪種德行？最痛恨的是哪種罪業？

答：陰間最敬重的：男的是盡忠報國，孝順父母，女的是貞節孝順，這兩種人雖然有罪業，刑罰也必定會減輕。陰間最痛恨的是邪淫、殺生這兩種罪業，殺業又比淫業為重，如果因為邪淫而殺人害命，那就兩罪齊犯，罪加一等。古人說：「萬惡淫為首，百善孝為先。」並非不切實際的話。

問：陰間既然沒有成文法律，那麼罪輕罪重，如何衡量？

答：這要看他犯罪的動機和產生的結果，衡量情節、斟酌事理，再定輕重。現以竊盜來比喻，如果偷盜的人是迫於生計，不是把錢偷來亂花；或者被偷的是有錢人，數目又不大，對富人生計並無影響，富人對被偷的錢也不是很惋惜；又或者偷了要用在嫖妓、賭博、吸毒、酗酒等不正當的錢，那麼他的罪就比較輕。萬一富人被偷，令奴婢僕人受責罰，他們因此氣憤自殺；或是窮人買米買藥的錢，因失竊而導致餓死或病重；或被偷的人被迫挺身反抗，導致性命被害，那麼案情就非常嚴重，不能用尋常的竊案來處理了。

問：人在一天之中，一生之內，念起念滅，不知道有多少，是善是惡，連自己也無法全都記得，陰差記錄人的功過，纖毫必錄，怎麼會不嫌麻煩呢？

答：人的思想，念起念滅，隨做隨忘，如空中飛鳥的痕跡，水面的泡沫，影響非常微小，那麼陰差亦不予記載。如果一心專注，念念不忘，雖然沒有付諸行動，亦有功過被記錄；如果由想法付諸行動，那麼功過就更明顯了。

問：大修行人死後也要到陰曹聽候審判嗎？

答：陰曹管轄的都是受業力支配的人，或是平凡庸俗沒有大善大惡的人。如果是大修行人，死後立即生天界，不經過陰曹地府，像這樣的人地府冥冊沒有名字，無從審判。或者生天稍慢，還是要經過陰曹的，陰間官吏都會離座迎接，他們的魂魄像登雲梯一樣，越走越高，等走到廳內桌前，就已經與屋脊一樣高了。像這樣的人點名一到，立即登天界，也無需拘提監禁。

問：陽間祭祀所供的飲食，鬼神也能受用嗎？

答：可以。但只能聞它的氣味而已，不是真的把東西吃掉。例如在夏天的時候，有兩碗同樣的食物，一碗拿去供鬼神，一碗沒有供，已供過的一定比沒有供過的先腐壞，因為供過的那一碗，氣已經被鬼神攝走了。

問：人臨終的時候，靈魂脫離肉體會有痛苦嗎？

答：人死的時候，都有疾病，靈魂離開身體，像開門外出，本來沒有困難，回想以前的病苦，反而覺得是解脫。有的人會眷念妻子，或是留戀財產，心中執著不捨，氣息不斷，靈魂因此不容易脫離身體，這個時候最痛苦。如果這個人天性淡泊，對妻子財產，沒有貪戀的心念，這樣他的靈魂離開身體，就像脫衣而出，毫不費力。

問：僧、道誦經，超度幽靈，對亡人究竟有沒有利益？

答：僧、道誦經，對亡人有沒有利益，不能一概而論。譬如這個人生前是個大善人，死後立刻生天界，自然不需要為他做這種功德；如果他生前是個大惡人，死後立刻墮地獄，也不容易得到這種功德利益。對於平庸的普通人，生前沒有大善大惡，就得誦經超度，這時候幽冥界會增加光明，他的罪業也會減輕，利益非常大。另外，誦經人修行功夫的高低，也有莫大的關係。如果誦經的人是高僧或是孝子賢孫，那麼誦經一卷，抵得上庸俗的僧人十倍；或者雖然是平庸普通的僧道，能至誠恭敬的誦，同樣有相當大的利益；如果沒有德行的僧道，心又不專誠，則利益就很微小，甚至毫無利益，但也不至於有什麼過錯。可是誦經最好在亡人七七四十九日之內，過了這段時間，恐怕亡人已經轉生到其他法界去，所做的功德輾轉留存記錄，亡者就不能立即得到利益。

問：鬼與人的數量，哪邊多哪邊少？人怕鬼，鬼也怕人嗎？

答：陰間鬼的數量比人的數量多，來來往往、挨近圍籬靠著牆壁，到處都是。人走在路中間，鬼大多走在路的兩旁；人走在亮的地方，鬼大都走在暗處。雖然人

怕鬼，鬼也怕人。鬼看到人來，也會趕快避開。如果是正人君子，鬼必尊敬他；鬼欺負戲弄的，都是心術不正、時運衰微的人。所以從午後到晚上，走路不要走在路的兩邊及陰暗的地方。晚上出門，走路要慢一點，或者稍微發點咳嗽聲音，讓他們避開，否則出其不意，鬼會被撞到，人的身體也會打寒噤。因為陰陽相撞，彼此都會感到不舒服。

問：那麼多鬼魂，長期沉淪在幽冥世界，為什麼不早点求出離？

答：人少鬼多，不夠分配，而且要投生的家庭，與鬼本來就有因緣，才能去投胎。如果這個人生前交遊廣闊，認識的人很多，這樣投胎比較容易；如果是貧窮的人，老死不曾離開家鄉，平常很少跟人交往，這樣一旦沉淪鬼道，機緣難以湊合，因此必須等很久，遇到有緣的人才能去投生。

問：佛儒道三教鼎立，信仰各有不同，冥界最尊重哪一教？

答：三教都尊重，但最尊重佛教。

問：鬼為什麼能變幻身形？

答：所有鬼都能夠變幻，但必須得到冥司許可。

問：陰間也有念佛修行的嗎？念佛誦經既然有殊勝的功德，為甚麼陰間的鬼不趕快去念以求超升？如果不知道怎麼念，為甚麼不仿效人間的念法？

答：一到陰間，就被業力障礙矇蔽住，自然不知道念佛誦經；就算我們人念佛誦經，它們也看不到聽不見。因此修行應當趁一口氣還在的時候，氣斷後再修行就難了。

問：做鬼有什麼感想？

答：感覺非常苦，因此它們的言談大多悲慘哀戚。

問：爆竹有什麼用？

答：鬼怕爆竹，並不適合使用。

問：念佛經有大功德，念儒家的書也有功德嗎？

答：也有功德

問：人頭上的光，以什麼顏色分辨善惡？

答：紅色、白色、黃色是善人的光；黑色是惡人的光。

讀《幽冥問答錄》書後

民間傳說神荼和鬱壘能吃鬼，鍾馗擅長捉鬼，羅兩峰能看見並畫出鬼來，張道陵能差遣鬼神。但據古人書中記載，阮瞻宣揚「世間根本就沒有鬼神存在」的論調，結果被一群鬼捉弄了一番，阮瞻受到驚嚇之後再也不敢妄作此論了。由此看來，像《山海經》、《搜神記》、《齊諧》、《太平廣記》這類書籍，未必都是無稽之談。大概古往今來天地之間奇怪詭異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，而孔子之所以不談論怪力亂神，是為了引導大眾恪守五常，所以從來不提這些超乎常理之事。現代科學技術日益發達，開口就說要破除迷信，有關鬼神之類的學問，就很少有人去研究了。意，是指人的魂魄，人活著時叫它靈魂，死了以後凝聚不散就叫鬼，佛門稱它為中陰身，如果人活著時聰明正直、忠孝節義，死後就可成為神。左傳說：「新鬼大，故鬼小。」因為鬼道眾生，只有形狀沒有實體，所說的大小，應當是指濃淡的區別，時間久了就漸漸消散了。因此楊子說：「新死的鬼身形集中凝聚，時間久了就變得稀薄分散」，大概就是這個道理，我雖然不曾見過神鬼，但常常聽說親友當中，有親眼目睹過這些怪異事情的。在此列舉出幾件事情來，以證明《幽冥問答錄》的內容並非虛構。

一、先母李太夫人，曾說過外叔祖士修公，死了三天三夜，竟然死而復生，而且又活了十九年。士修公復活當天，親口講述了在冥間的經歷，他講得清清楚楚繪聲繪影，不可能是無中生有憑空編造的。原來事情是這樣的：有一個與士修公籍貫、姓名、年齡都一樣的人，只是出生時辰和住的地方有巷頭巷尾的差別，冥差錯以為士修公是那個人，就把士修公帶走了。等到審訊時才知道是張冠李戴了，送士修公還陽的同時，那個人就去世了。士修公在冥間被誤用了杖刑，還陽後兩腿竟然長了很大的瘡，一個多月後才痊癒，這是一件事。

二、我的大舅子易厚慈君，死後顯靈，所顯現的身形和活著時一樣，全家老老少少以及親戚朋友數十人，都看見他撫摸著棺材輕聲歎息，向祖先牌位敬禮，向親友們點頭示意，在他的父親面前長跪不起，神情中透出無限的悽楚和留戀，在靈柩前久久徘徊不肯離去，直到天亮了才消失。從此以後，只要是家中有人病危，易厚慈君必定出現；如果他作出護送和迎接此人的樣子，那麼這個病人必死無疑。這又是一件事。

三、我的兄長惺父，年幼時隨宦到了豫章。一天夜裏，他在官署的閒廳裏洗澡，忽然看見一個女人，白衣白裙裹著小腳，手中拿著蠟燭，從東廂房走到西廂房，經過兄長面前時，距離兄長只有一丈左右，只見她臉色蠟黃，面容愁苦淒慘，而且陰氣逼人，兄長被嚇得毛骨悚然，驚恐萬狀，結果大病了整整十天才痊癒，

這又是一件事。

四、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年）九月，我和符夢松、陸拜葛、杜公輔三位，出差到新會縣城，借住在共和學校。當天晚上有位朋友邀請我們到城外，為我們設宴洗塵，到了深夜酒席才散，這時城門已經關了，我們就借道某個人家廢棄的園林回住處。符、杜二人走在前面，看見一匹白馬在路邊吃草，就舉起燈來照了一下，不料白馬瞬間化成了惡鬼，張開雙手向二人猛撲過來。陸君走在最後，見一乞丐坐在路邊，反穿著一件羊皮襖，感到很奇怪，就停下腳步用燈火照他，誰知乞丐竟然變成了披頭散髮吐著舌頭的厲鬼。三人先後受到驚嚇，也顧不得別人，各自狂奔回到住處，身穿的幾層衣服都被汗水濕透了，身體忽冷忽熱，但我卻安然無恙，什麼也沒看見，朋友們都說我的運氣好。其實我平時就近視，當天晚上沒有月亮夜色很黑，我又沒帶燈火，腳下的小路崎嶇不平，荒草高過腳踝，每走一步都要頗加小心，自然沒有閒暇往兩邊看，所以才免於這場驚嚇，這又是一件事。

五、我故鄉周溪的婦女，因連遭荒年和戰亂，感到生命像朝露一樣短暫，就聯合起來共同吃齋持戒設立法壇，推選出十六位信女輪班虔誠讀誦《五公經》，要七天七夜誦經不斷，希望能保佑全村人平安。果然精誠所至感動天地，誦經到第三天的時候，壇中忽然聞到從來不曾聞過的濃烈香氣，所供的淨水，變成了淡紅色，再來又變成淡金色，還不斷的冒出像珍珠串一樣連綿不絕的水泡；所有的玻璃器皿，都顯現出五公菩薩的法像，面貌栩栩如生，有年老的、有年少的，所穿衣服的顏色也各不相同，緊接著庭院裏又有金砂從天而降，紫色的霧靄籠罩著屋頂；特別讓人稱奇的是，五公菩薩的喜怒，隨著各人對他是否信仰而不同，村裏的男女老少全都趕來，爭相跪拜五公菩薩，生病的人祈求菩薩施灑淨水，多數人都痊癒了。就這樣顯靈三天，只可惜有個剛剛吃過狗肉的人，混進人群中來參觀，各種瑞像隨即就全部消失了。這件事確實發生過，實在是不可思議。這又是一件事。

六、高姻丈伯循有個遠房親戚姓周，瀘縣人，娶個兒媳張氏，這個婦人兇悍潑辣忤逆不孝，他的兒子則性情軟弱無法與她抗衡，這對老夫妻已經容忍她很久了。一天夜裏夫妻倆同時夢到天邊有一行金色的字，上面寫道：「六月十三日雷劈周張氏」，這對老夫妻以為不過是金子堆成的字而已，都沒在意。不料第二天夜裏又做了同樣的夢，他們的兒子也是。夫婦倆都認為兒媳雖然忤逆不孝，但她的罪過還不至於驚動上天來誅殺，於是動了惻隱之心向上天虔誠祈禱，願以減掉各自的陽壽為代價，換取上天對兒媳的寬恕。當時正是五月底，距離夢中的日期還很遠，張氏開始並不相信，還和以前一樣我行我素，言行不加收斂，到了那天上午，天空風和日麗，根本看不出要下雨的樣子，兒媳張氏得意的嘲笑公公與婆婆太迷信了，沒事似的把鄰居請來打牌，不料到了中午，天上忽然起了烏雲，大雨如注，電雷交加，張氏見狀驚恐萬分，慌慌張張爬上了樓，把所有的窗戶和門都關得緊緊的，自己則藏身到衣櫃裏，怎料一聲雷把樓上的門窗劈開，張氏竟被雷拉到街上劈擊而死，街上一對夫妻和他們的孩子也同時被雷電擊中，鄰居們急

忙想盡辦法救治才活了過來，但他們的兒子額頭上被雷電燒傷，病好後留下了一塊黑疤，怎麼治療也沒能去掉。這又是一件事。

其餘聽說過的神鬼之事還有很多很多，無法一一列舉，只選擇性的記錄了幾件事，以供大家參考研究之用。

甲申（一九一四）年初夏，我同方子樵、劉紀文、謝仙庭、孫義慈等幾位先生，還有家兄惺父一起遊覽丹霞山，途中沒有其他人，偶爾談起這些奇怪詭異的事情，方子樵拿出《幽冥問答錄》給我們看，說這本書是林黝襄參謀長，當年在陸軍大學擔任特別班主任時，和黎澍教官一起，用你問我答的形式把冥間的諸多事情記錄下來；並託付他將此書印刷發行，讓世間人都知道鬼神確實存在，常常生起警醒之心，那麼社會上的罪惡或許會減少一些，對於挽回世道人心，會有很大幫助。我收下這本書拜讀了一遍，裡頭寫的內容真實不虛，和我平日裏聽說過的有關鬼神的事件大體相同，互相印證。我認為《幽冥問答錄》這本書，應當把它當作引導人心向善的感應篇來讀，如果認為它宣揚迷信，那麼就枉費了方子樵先生的一片苦心了。

甲申（一九四四年）孟蘭節三水杜之英 敬識

資料來源：華藏淨宗學會恭製 大家藝文天地轉載

全集字數：6,042 字